



辨道



服部文庫
117
315



辨道



日本 物茂卿 著

道難知亦難言為其大故也。後世儒者各道所見皆
一端也。夫道先王之道也。思孟而後降為儒家者流
乃始與百家爭衡。可謂自小已。觀夫子思作中庸與
老氏抗者也。老氏謂聖人之道偽矣。故率性之謂道
以明吾道之非偽。是以其言終歸於誠焉。中庸者德
行之名也。故曰擇子思借以明道而斥老氏之非中
庸。後世遂以中庸之道者誤矣。古之時作者之謂聖
而孔子非作者。故以至誠為聖人之德。而又有三重

辨道

之說主意所在。為孔子解朝者可見焉。然誠者聖人之一德。豈足以盡之哉。至於孟子性善。亦子思之流也。杞柳之喻。告子盡之矣。孟子折之者過矣。蓋子思本意。亦謂聖人率人性以立道云爾。非謂人人率性自然皆合乎道也。它木不可為杞柳。則杞柳之性有。杞柳雖然。杞柳豈杞柳之自然乎。惻隱羞惡。皆明仁義本於性耳。其實惻隱不足以盡仁。而羞惡有未必義者也。立言一偏。毫釐千里。後世心學。胚胎于此。荀子非之者是矣。故思孟者。聖門之禦侮也。荀子者。思孟之忠臣也。然當是時。去孔子未遠。風流尚存。名物

不爽。及乎唐韓愈出。文章大變。自此而後。程朱諸公。雖豪傑之士。而不識古文辭。是以不能讀六經。而知之。獨喜中庸孟子易讀也。遂以其與外人爭者言。為聖人之道本然。又以今文視古文。而昧乎其物。物與名離。而後義理孤行。於是乎先王孔子教法不可復見矣。近歲伊氏亦豪傑。頗窺其似焉者。然其以孟子解論語。以今文視古文。猶之程朱學耳。加之公然岐先王孔子之道而二之。黜六經而獨取論語。又未免和語視華言。我讀其所為古義者。豈古哉。吁。嗟先王之道。降為儒家者流。斯有荀孟。則復有朱陸。朱陸不

已復樹一黨。益分益爭。益繁益小。豈不悲乎。不佞藉天寵靈。得王李二家書以讀之。始識有古文辭。於是稍稍取六經而讀之。歷年之久。稍稍得物與名合矣。物與名合。而後訓詁始明。六經可得而言焉。六經其物也。禮記論語其義也。義必屬諸物。而後道定焉。乃舍其物。獨取其義。其不泛濫自肆者。幾希。是韓柳程朱以後之失也。予五十之年。既過焉。此焉不自力。宛其死矣。則天命其謂何。故暇日。輒有所論著。以答天之寵靈。且錄其綱要者數十。以示入門之士者乎爾。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孔

子平生欲爲東周。其教育弟子。使各成其材。將以用之也。及其終不得位。而後脩六經以傳之。六經卽先王之道也。故近世有謂先王孔子其教殊者。非也。安天下以脩身爲本。然必以安天下爲心。是所謂仁也。思孟而後。儒家者流立焉。乃以尊師道爲務。妄意聖人可學而至矣。已爲聖人。則舉而措諸天下。天下自然治矣。是老莊內聖外王之說。輕外而歸重於內。大非先王孔子之舊也。故儒者處焉。不能教育弟子。以成其材。出焉。不能陶鑄國家。以成其俗。所以不能免於有體無用之謂者。亦其所爲道者有差故也。

道者統名也。舉禮樂刑政凡先王所建者，合而命之也。非離禮樂刑政，別有所謂道者也。如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又如武城絃歌，孔子有牛刀誦，而子游引君子小人學道，可見也。孔安國註道謂禮樂也。古時言語漢儒猶不失其傳哉。後世貴精賤粗之見，昉於濂溪。濂溪乃淵源於易道器之言，殊不知道謂易道也。形謂奇偶之象也。器謂制器也。易自卜筮書不可與它經一視焉。如宋儒訓道為事物當行之理，是其格物窮理之學，欲使學者以己意求夫當行之理於事物，而以此造禮

樂刑政焉。夫先王者聖人也，人人而欲操先王之權，非僭則妄，亦不自揣之甚。近世又有專據中庸孟子以孝弟五常為道者，殊不知所謂天下達道五者，本謂先王之道，可以達於天子庶人者有五也。非謂五者可以盡先王之道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中庸登高必自卑意，非謂堯舜之道盡於孝弟也。又如以中庸為道，亦欲以己意擇所謂中庸者，苟不學先王之道，則中庸將何準哉。又如以往來弗已為道，是其人所自負死活之說，猶爾貴精賤粗之流哉。凡是皆坐不識道為統名故耳。

先王之道先王所造也。非天地自然之道也。蓋先王以聰明睿知之德受天命。王天下。其心一以安天下為務。是以盡其心力。極其知巧。作為是道。使天下後世之人由是而行之。豈天地自然有之哉。伏羲神農黃帝亦聖人也。其所作為。猶且止於利用厚生之道。歷顓頊帝嚳。至於堯舜。而後禮樂始立焉。夏殷周而後粲然始備焉。是更數千年。更數聖人之心力。知巧而成焉者。亦非一聖人一生之力所能辦焉者。故雖孔子亦學而後知焉。而謂天地自然有之。而可哉。如中庸曰。率性之謂道。當是時。老氏之說興。貶聖人之

道為偽。故子思著書。以張吾儒。亦謂先王率人性而作為是道也。非謂天地自然有是道也。亦非謂率人性之自然不假作為也。譬如伐木作宮室。亦率木性以造之耳。雖然。宮室豈木之自然乎。大匠自然然而然者。天地之道也。有所營為運用者。人之性也。後儒不察。乃以天理自然為道。豈不老莊之歸乎。先王聰明睿知之德。稟諸天性。非凡人所能及焉。故古者無學為聖人之說也。蓋先王之德。兼備眾美。難可得名。而所命為聖者。取諸制作之一端耳。先王開國制作禮樂。是雖一端。先王之所以為先王。亦唯是

耳。若唯以其在己之德則無天子之分矣。若以平治天下之仁命之則後賢王皆爾。制作禮樂是其大者。故以命先王之德爾。其實聖亦一德。如書曰乃聖乃文。詩曰聖敬日躋。及周禮六德。聖居其三。是豈先王之德之全哉。然既已以命先王之德自此之後。聖人之名莫以尚焉。至於子思推孔子之爲聖而孔子無制作之迹。又極言道率人性則不得言聖人可學而至矣。故以誠語聖也。至於孟子勸齊梁王欲革周命則不得不以聖人自處矣。以聖人自處而堯舜文周嫌於不可及矣。故旁引夷惠皆以爲聖人也。子思

去孔子不遠。流風未泯。其言猶有顧忌。故其稱聖人有神明不測之意。若孟子則止言行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是特仁人耳。非聖人也。要之孟子亦去孔子不甚遠。其言猶有斟酌者。若此。祇二子急於持論。勇於救時。辭氣抑揚之間。古義藉以不傳焉。可嘆哉。蓋後王君子奉先王禮樂而行之。不敢違背。而禮樂刑政先王以是盡於安天下之道。是所謂仁也。後王君子亦唯順先王禮樂之教以得爲仁人耳。是聖人不可學而至焉。仁人可學而能焉。孔子教人以仁。未嘗以作聖強之。爲是故也。大氏後人信思

孟程朱過於先王孔子何其謬也
 後儒多強學者以高妙精微凡人所不能為者而曰
 聖人以是立極也。妄矣哉。先王立極謂禮也。漢儒訓
 極為中。禮者所以教中也。又解中庸書而謂子思說
 禮意矣。其說雖未當。要之去古未遠。師弟所傳授。古
 義猶存者爾。蓋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
 而及之。是所謂極也。是凡人所能為者也。不爾。務以
 凡人所不能為者強之。是使天下之人絕望於善也。
 豈先王安天下之道哉。故所謂事理當然之極。及變
 化氣質。學為聖人類。皆非先王孔子之教之舊矣。近

世伊氏能知其非是而迺以孝弟仁義謂為規矩準
 繩。果若是乎。則人人自以其意為孝弟仁義也。亦何
 所準哉。可謂無寸之尺。無星之稱已。
 孔門之教。仁為至大。何也。能舉先王之道而體之者
 仁也。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其道雖多端。要歸於
 安天下焉。其本在敬天命。天命我為天子。為諸侯。為
 大夫。則有臣民在焉。為士。則有宗族妻子在焉。皆待
 我而後安者也。且也。士大夫皆與其君共天職者也。
 故君子之道。唯仁為大焉。且也。相親相愛相生相成
 相輔相養相匡相救者。人之性為然。故孟子曰。仁也

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荀子稱君者群也。故入之道非以一人言也。必合億萬人而為言者也。今試觀天下孰能孤立不群者。士農工商相助而食者也不若是則不能存矣。雖盜賊必有黨類。不若是則亦不能存矣。故能合億萬人者君也。能合億萬人而使遂其親愛生養之性者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而成德於我者仁人也。雖然。士欲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我而先王之道亦多端矣。人之性亦多類矣。苟能識先王之道要歸於安天下而用力於仁則人各隨其性所近以得道一端如由之勇賜之達求之藝皆能成

一材足以為仁人之徒。共諸安天下之用焉。而其德之成如夷齊之清惠之和尹之任皆不必變其性亦不害為仁人焉。若或不識用力於仁則其材與德皆不能成。而諸子百家由此興焉。此孔門所以教仁也。孟子惻隱以愛語仁是其性善之說必本諸人心故不得不以愛言之耳。雖有愛人之心而澤不及物豈足以為仁哉。故雖孟子亦有仁政之說矣。後儒迺不識孟子實為勸世之言而謂用力於仁莫切於孟子也。則輒欲推其惻隱之心以成聖人之仁可謂妄意不自揣之甚已。主張其學者遂至謂佛有仁無義也。

夫佛無安天下之道。豈足以爲仁哉。墨子乃有見先
王之道。仁莫以尚焉。遂謂仁足以盡一切矣。殊不知
天地大德曰生。仁亦聖人大德也。雖然亦一德也。若
天地一於生。則何以有夏秋冬乎。聖人一於仁。則何
以有勇智信義乎。孟子舉義折之者是矣。然仁義並
言。而仁由是小矣。安在其爲大德乎。宋儒又欲合二
者之異。乃造專言偏言之目。專言足以盡一切。偏言
足以與衆德對立。庶足以孔孟之教。並行而不相悖
也。是其理學之說。欲瞭然於言語之間者。已安足以
知先王孔子之道乎。先王之道多端矣。且舉其尤者

言之。政禁暴。兵刑殺人。謂之仁。而可乎。然要歸於安
天下。已先王之教多端矣。智自智。勇自勇。義自義。仁
自仁。豈可混合乎。然必不與安天下之道相悖。而後
謂之智勇與義已。如孔子曰。據於德。依於仁。人各據
其性之德。而不失之。性之德雖多端。皆不害於仁。祇
未能養而成之。故悖於道。養之道在依於仁。游於藝
依者如聲。依永之依也。樂聲必與詠歌相依。清濁以
之。節奏以之。依之謂也。依於仁亦爾。人雖各據其德。
亦必和順於先王安天下之道。不敢違之。然後足以
各成其德。此孔門之教也。大氏先王孔子之道。皆有

辨道
所運用營爲而其要在養以成焉。然後人迫切之見急欲以仁盡一切。是以不得不跳而之理。而究其說乃不過浮屠法身徧一切之歸。悲哉。多謂人有仁義猶天有陰陽也。遂以仁義爲道之總。是後世之言也。當先王孔子之時。豈求一言以盡乎道焉。求一言以盡乎道者。務標異聖人之道者也。先王孔子之時。豈有是哉。古者禮義對言焉耳矣。仁者聖人之大德。豈禮義之倫乎。故孔門之教。仁是爲上。至於孟子。竝言仁義。以是而辨楊墨之非可也。以教學者不可也。如仁義禮智。亦孔子時所無。孟子始言

之亦備。楊墨所不有者。以見吾道之備已。其實禮義人之大端。而仁於斯爲大。如知者。人喜以才智自高。是其情也。故聖人未嘗以知爲教矣。如曰知者仁者。成德之名。各因其性所稟殊焉。若夫仁義禮智。就一人之身言之者。未之嘗聞也。漢儒以屬五行。或智爲土。信爲木。或智爲火。爲水。未有定說。可見非古道已。論語屢以好仁好義好禮好德好善好學好古爲言。而未嘗以好知好信爲教。故其非孔門之舊也。荀子譏子思孟子造五行。豈誣乎哉。直錯諸枉。能使枉仁者養之道也。故治國家之道。舉直錯諸枉。能使枉

者直矣。脩身之道亦養其善而惡自消矣。先王之道之術也。後世儒者不識先王之道。廼逞其私智。以謂爲善而去惡。擴天理而遏人欲也。此見之立。世非唐虞人。非聖人。必惡多而善少。則殺氣塞天地矣。故通鑑之於治國。性理之於脩身。人與我皆不勝其苛刻焉。遂使世人謂儒者喜攻人。豈不悲哉。大氏商鞅之後。不啻朝廷。雖庠序亦用其法。宜其不及三代矣。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後世言經濟者。莫不祖述焉。然後世更封建而郡縣。而先王之道爲世贅旒。故世之稱先王者。廼所謂以經術緣飾吏治是已。大氏

封建之道其於民猶且自家人父子意。至於郡縣則唯法是仗。截然太公無復恩愛加之。隋唐後科舉法興。士習大變。所務命列詳備。明鬯是其至者。已士生於其世。法家之習淪於骨髓。故其談道解經亦從其中來。是烏知所謂道術者乎。宋儒所貴。綱目悉舉。巨細曲盡。豈足以爲先王之道也。

先王之道立其大者而小者自至焉。故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蓋不若是。不可以進道也。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故識大者爲賢。識小者爲不賢。後人之不賢。唯小是見。銖銖而稱

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其論務欲窮精微之極。析蠶絲。剖牛毛。而不知其大者已先失之也。是何能養人才安國家哉。其論聖人亦謂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矣。是亦以一己之見窺聖人者也。傳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曰。可以無大過矣。子思曰。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不爾。堯之用絲而舜殛之。舜征三苗而禹班師。周公殺管蔡。孔子墮三都而不能克。吾不知其以何解朝也。孔子不撤薑。以其嗜之也。傳所載文王嗜昌歆。庸何傷乎。朱子引通神明。豈不傳會之甚乎。大氏聖人之德與天地相似。

焉。聖人之道含容廣大。要在養而成之。先立其大者。而小者自至焉。後人迫切之見。皆其所識小故也。脩德有術。立其大者而小者自至焉。此孔門所以用力於仁也。去惡有術。如童牛之牯。如豮豕之牙。今人則欲一日而衆善傳諸身也。襲而取之。矜以持之。譬諸握苗。豈知油然以生之道乎。又欲一日而衆慝如澡也。挾而剔之。吹毛求疵。譬諸庸醫治疾。豈知標本之道乎。何況化之道乎。言性自老莊始。聖人之道所無也。苟有志於道乎。聞性善則益勸。聞性惡則力矯。苟無志於道乎。聞性惡

則棄不爲聞性善則恃不爲故孔子之貴習也子思孟子蓋亦有屈於老莊之言故言性善以抗之爾荀子則慮夫性善之說必至廢禮樂故言性惡以反之爾皆救時之論也豈至理哉歐陽子謂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可謂卓見

變化氣質宋儒所造淵源乎中庸先王孔子之道所無也傳所謂變者謂變其習也夫先王孔子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安天下非一人所能爲矣必得衆力以成之矣辟諸春夏秋冬備而後歲功可成焉推鑿刀鋸備而後匠事可爲焉寒熱補瀉備而後醫術可施

焉錐欲其銳椎欲其鈍石膏大寒附子大熱不爾先王治天下莫有所用其材也雖然石膏煨附子煨是則在禮樂哉石膏雖煨不損其大寒之性附子雖煨不減其大熱之性故知變化氣質之說非矣且氣質者天之性也欲以人力勝天而反之必不能焉強人以人之所不能其究必至於怨天尤其父母矣聖人之道必不爾矣孔門之教弟子各因其材以成之可以見已祇如君子不器仁人之謂也君相之器也比諸匠者與醫焉或謂可舟可車者萬萬無此理矣據於德依於仁各隨其性所近以成其德苟能得其大

者皆足以爲仁人焉。不器之謂也。

思孟以後之弊。在說之詳而欲使聽者易喻焉。是訟者之道也。欲速弼其說者也。權在彼者矣。教人之道則不然。權在我者矣。何則。君師之道也。故善教人者必置諸吾術中。優游之久。易其耳目。換其心思。故不待吾言而彼自然有以知之矣。猶或不喻也。一言以答之。渙然氷釋。不待言之畢焉。故教者不勞而學者深喻焉。何則。吾不言之前。思既過半故也。先王孔子以之。故先王之教。禮樂不言。舉行事以示之。孔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豈不然乎。至於孟子。則強辨以聒

之。而欲以是服人。夫以言服人者。未能服人者矣。蓋教者施於信我者焉。先王之民信先王者也。孔子門人信孔子者也。故其教得入焉。孟子則欲使不信我之人。由我言而信我也。是戰國游說之事。非教人之道矣。予故曰。思孟者與外人爭者也。後儒輒欲以其與外人爭者言施諸學者。可謂不知類已。

後儒之說。天理人欲。致知力行。存養省察。粲然明備矣。以我觀於孔門諸子。蓋有未嘗知其說者焉。是何其儻侗也。孔子之教。蓋亦有未嘗及其詳者焉。是何其鹵莽也。然先王孔子以彼而不以此者。教之道本

不可若是也。後世廼信思孟程朱過於先王孔子。何哉。蓋先王之教以物不以理。教以物者必有事事焉。教以理者言語詳焉。物者衆理所聚也。而必從事焉者久之。乃心實知之。何假言也。言所盡者。僅僅乎理之一端耳。且身不從事焉。而能瞭然於立談。豈能深知之哉。釋氏猶謂如飲水冷暖自知。曾謂先王不及釋氏乎。故不先之以事。而能有成焉者。天下鮮矣。不啻先王之道。凡百技藝皆爾。

古者道謂之文。禮樂之謂也。物相雜曰文。豈一言所能盡哉。古謂儒者之道博而寡要。道之本體爲然。後

世貴簡貴要。夫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先王之道不然。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後儒謂謙辭。夫文者。文王之文也。段使孔子自謙。而謙文王哉。是自理學者流二精粗之見耳。又有文質之說。文者道也。禮樂也。質者學者之質也。貴忠信者。謂受教之質耳。忠信而無文。不免爲鄉人矣。故孔子十室之邑。不貴忠信而貴好學也。後儒僅能言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而察其意所鄉往。則亦唯重內輕外。貴精賤粗。貴簡貴要。貴明白貴齊整。由此以往。先王之道。藉以衰頹。枯槁肅殺之氣。塞於宇宙。其究必馴致於戎狄之道。

而後已焉。蓋坐不知古之時道謂之文。而其教在養以成德故也。

善惡皆以心言之者也。孟子曰：生於心而害於政，豈不至理乎？然心無形也，不可得而制之矣。故先王之道以禮制心，外乎禮而語治心之道，皆私智妄作也。何也？治之者心也，所治者心也。以我心治我心，譬如狂者自治其狂焉，安能治之？故後世治心之說，皆不知道者也。

理無形，故無準。如理學者流，以中庸為精微之極，其言誠然，然其人若先識先王之道，而後贊嘆之，謂是中庸也，則可矣。若其人未嘗識先王之道，獨以己意擇中庸之理，而謂是與先王之道不殊，則不可也。又如訓道為當行之理，亦以贊嘆先王之道也，則可矣。若獨以己意求所謂當行之理於事物，而合於先王之道也，則不可矣。是無它也。理無形，故無準。其以為中庸為當行之理者，迺其所見耳。所見人人殊，人人各以其心，謂是中庸也，是當行也。若是而已矣。人間北看成南，亦何所準哉？又如天理人欲之說，可謂精微已矣，然亦無準也。辟如兩鄉人爭地界，苟無官以聽之，將何所準哉？故先王孔子皆無是言。宋儒造之。

無用之辨也。要之未免堅白之歸耳。
先王之道。古者謂之道術。禮樂是也。後儒乃諱術字。
而難言之。殊不知先王之治。使天下之人日遷善而
不自知焉。其教亦使學者日開其知。月成其德。而不
自知焉。是所謂術也。樂正崇四術。春秋教以禮樂。冬
夏教以詩書。是之謂也。如後世所謂格物窮理。克治
持敬。其意非不美矣。祇其不學無術。事不師古。欲襲
而取之。驟有諸已。可謂強也。大氏人物得其養則長。
不得其養則死。不啻身已。才知德行皆爾。故聖人之
道。在養以成之矣。天地之道。往來不已。感應如神。為

於此而驗於彼。施於今而成於後。故聖人之道。皆有
施設之方。不求備於目前。而期成於它日。日計不足。
歲計有餘。歲計不足。世計有餘。使其君子有以自然
開知養材以成其德。小人有以自然遷善遠惡以成
其俗。是其道與天地相流通。與人物相生長。能極廣
大而無窮已者也。近世頗有言宋儒之非者。而顧其
所為道德者。則亦不出言語講說之間。僅能削其已
甚者。而稍傳以溫柔之旨云爾。吁。終未免五十步之
誚哉。
先王之道。莫不本諸敬天敬鬼神者焉。是無它。主仁

辨道
故也。後世儒者尚知務窮理，而先王孔子之道壞矣。窮理之弊，天與鬼神皆不足畏，而已迺傲然獨立於天地間也。是後世儒者通病，豈不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乎？且茫茫宇宙，果何窮極，理豈可窮而盡之乎？其謂我盡知之者，亦妄已。故其所為說，皆陽尊先王孔子而陰已恃之。其意自謂能發古聖人所未發者，而不自知其求勝先王孔子以上之焉。夫聖人之教至矣，豈能勝而上之哉？凡聖人所不言者，迺所當不言者已。若有所當言者，則先王孔子既已言之，豈有未發者而待後人乎？亦弗思也已。

先王四術詩書禮樂，是三代所以造士也。孔氏所傳是已。然其所以為教者，經各殊焉。後儒輒以一槩之說解之，則奚以四為也？蓋書者先王大訓大法，孔子所畏，聖人之言是也。古之時舍此則無書，書唯此耳。後王君子所尊信，學者所誦讀，先王安天下之道具是矣。後儒迺以為樸學，而它求高妙精微者，其病坐弗思耳。古聖人一言之微，皆繫乎天下之大。豈治亂所由起焉？非疏通知遠者不能讀之。孟子不信書，其稱述堯舜，將何所睹？記宜其昧於先王安天下之道也。詩則異於是矣。諷詠之辭，猶後世之詩。孔子刪

之。取於辭已。學者學之。亦以修辭已。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後世廼以讀書之法而讀詩。謂是勸善懲惡之設焉。故其說至於鄭衛淫奔之詩而窮矣。且其所傳義理之訓。僅僅乎不盈掬焉。果若其說。聖人盍亦別作訓戒之書。而以是迂遠之計為也。故皆不知詩者之說矣。如詩序。則古人一時以其意解詩之言。敘其事由而意自見焉。何假訓詁。然詩本無定義。何必守序之所言。以為不易之說乎。如大序乃關雎之解。古人偶於關雎。敷衍以長之耳。後儒不解事。析為大小序。可笑之甚也。大序詩之為言。上自廟堂。下至

委巷。以及諸侯之邦。貴賤男女。賢愚美惡。何所不有。世變邦俗。人情物態。可得而觀。其辭婉柔。近情諷詠。易感。而其事皆零碎猥雜。自然不生矜持之心。是以君子可以知宵人。丈夫可以知婦人。朝廷可以知民間。盛世可以知衰俗者。於此在焉。且其為義。不為典要。美刺皆得。唯意所取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莫有窮已。故古人所以開益智達政事。善言語。使於鄰國。專對酬酢者。皆於此得焉。書為正言。詩為微辭。書立其大者。詩不遺細物。如日月之代明。如陰陽之竝行。故合二經而謂之義之府也。若夫禮樂者。德之則也。

中和者德之至也。精微之極莫以尚焉。然中和無形。非意義所能盡矣。故禮以教中。樂以教和。先王之形。中和也。禮樂不言。能養人之德性。能易人之心。心思一易所見自別。故致知之道。莫善於禮樂焉。且先王所以紀綱天下立生民之極者。專存於禮矣。知者思而得焉。愚者不知而由焉。賢者俯而就焉。不肖者企而及焉。其或為一事出一言也。必替諸禮。而知其合於先王之道與否焉。故禮之為言體也。先王之道之體也。雖然。禮之守太嚴。苟不樂以配之。亦安能樂以生乎。故樂者生之道也。鼓舞天下。養其德以長之。

莫善於樂。故禮樂之教如天地之生成焉。君子以成其德。小人以成其俗。天下由是平治。國祚由是靈長。先王之教之術神矣哉。四術之盡於教也。

吾道一以貫之。豈特參賜乎。孔門諸子皆聞而知之矣。宋儒推尊思孟。而又推本諸曾子。是其道統之說也。豈可據乎。或以一理言之。或以一心言之。或以誠言之。或以一理言之者。天地人物皆爾。淳屠法身徧一切之見耳。或以一心言之者。知歸重於聖人之德。而不知歸重於先王之道焉。孔子明言吾道。吾道者先王之道也。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夫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安天下之道在仁故曰
一以貫之何以謂貫之仁一德也然亦大德也故可
能貫衆德焉先王之道多端矣唯仁可以貫之矣辟
如繼貫錢然故曰貫若一理也一心也誠也則一而
已矣何必曰貫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忠恕爲仁之
方故也曰而已矣者猶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
弟豈盡於堯舜之道乎則忠恕豈盡於道乎然由是
以求之庶足以盡之矣古人言語皆如此後世理學
者流無有運用管爲之意急欲盡其理於目前也故
軒軒爲理之虛象而有天忠恕聖人忠恕學者忠恕

後世之說豈曾子時語意邪

後世人不識古文辭故以今言視古言聖人之道不
明職是之由且舉其大者言之易太極謂聖人作易
有此太極耳故曰易有太極初不以天地言之窮理
研幾皆贊聖人作易耳後儒以爲學者事誤矣天者
上天也性者性質也貞者不變之謂訓正而屬諸智
者強矣嘉會者如婚姻賓客之事合禮猶合樂之合
婚姻賓客之事所以大合禮也利物者利用利器類
和義謂和順於義也謂義之合宜處者非也不變其
守乃所以幹事豈智哉故下文曰行此四者故元亨

利貞配諸仁義禮智者傳會之甚矣。繼之者善。如繼天之繼。善者謂善人也。訓流行者。失繼字義矣。成之者性。謂人各隨性所近而成務也。凡言德者。有對怨言者。有對財言者。其單言者。皆性之德也。不爾。據於德。何其流。唐人心者。民心也。如朽索之馭。故曰危道心者。導民心也。其機甚微。故曰微。大學者。古大學有養老序齒等禮。是其義也。明德者。君德也。左傳諸書可替焉。明者舉而明之也。非磨而明之之謂也。即謂養老序齒之事也。人倫明於上。而小民親於下。故曰親民。何必改新民。新民。出康誥。革命之事也。大學之

教。豈以之乎。物者。禮之善物也。格者。來之也。致者。使之來至也。非極致之謂也。禮之善物。至而吾之。知自然明矣。先王之教之術。為然。朱子引易窮理不成字。義強矣。陽明訓正。引格君心之非。殊不知格皆有感。格意亦誤矣。敬者。敬天為本。敬君敬民。敬身皆然。豈徒然持敬乎。克己者。約身之解是矣。克猶克家之克。不爾。克已由己字義相犯。凡此類皆失古義之大者也。

六經殘缺。縱其完存。亦古時書也。安能一一得其義。弗謬乎。故後之解六經者。皆牽強耳。大氏後儒以一

物不識為恥。殊不知古所謂知者，貴知於仁也。孔子未嘗以好知為教焉。今之學者，當以識古言為要。欲識古言，非學古文辭不能也。前漢去孔子時未遠，故解經多傳授之說。至後漢漸失古義，然韓愈未出，文章未變，古言尚有存者。故博讀秦漢至六朝之書，熟讀玩味以求之，庶或得之哉。然吾亦不欲學者因吾言以廢宋儒及諸家之說也。古今邈矣，六經殘缺，要不得，不以理推之，以理推之者，宋儒為之嚆矢焉。祇其理之未精也，是以滯乎理，精之又精之，豈有宋儒及諸家之過哉。且學問之道，貴乎思，方思之時，雖老

佛之言皆足為吾助，何況宋儒及諸家之說乎。
享德丁酉秋七月望

物茂卿

升道

Vertical text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including characters such as 升道, 一四, and 六六.

Large area of the page that is heavily damaged and mostly blank, with significant paper loss and staining.

